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六回 抄家產鍾府遭殃 逃鄉土夫人避禍

詞曰： 仇裡尋仇更甚，恩中結恩愈深。一邊一報甚分明，我勸為人要醒。
避土離鄉受苦，櫛風沐雨耽驚憂。腳小猶歎零仃，卻喜英雄有命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剪斷言辭歸正傳。話說那兩參將領了胡申的令箭，點了一千軍馬，出了兩界關，一路迎來，耀武揚威，□分勇壯。出關走了三日，卻到了北番的地界。那北番邊只見南邊有兵來了，那時守汛的小番兒一個個慌慌張張去報首長都道：「不好了！南邊有兵犯界了。」那些首長都吃了一驚，登時傳令五營四哨、大小兒郎來廝殺，一面上關飛報賀總兵大都兒。那大都兒姓賀名蘭，生得性如烈火，大眼濃眉，其力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當日傳聞此信，心中大怒，登時點了一萬毛袂番兵，就命：「首長津梁做先鋒迎敵，本部領大兵斷後。」當下津梁得令，回營領兵，問鍾佩道：「老御史，為何你三日前來投我，三日後就有兵來到，恐其中有詐麼？」

鍾佩道：「恩公說那裡話來！我鍾佩立身無地，蒙首長收留，恩莫大焉，敢有詐連累恩公？恩公如其不信，待我等下關破了南兵就是了。」津梁大喜，遂點兵下關。擺陣對圓，津梁縱馬出陣，大喝：「南蠻！」兩個參將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天朝的元帥到此，還不下馬跪接？怎麼叫我南蠻？好大膽的狗才，好好送出逃宮，獻上貢禮便罷，不然殺進，連你主兒總要問罪的！」那津梁聽得叫他送出逃宮，他留鍾佩，原是瞞著賀都都的，又聽他出言不遜，心中大怒，也不答言，打馬挺槍衝將過來。那兩個參將仗著胡申的勢力，大罵：「狗奴如此無禮！」兩口刀一齊殺將過來。方戰了□五六合，不防張炳隱在番兵隊裡，恨胡申不過，道：「我們逃在番邦，你還要追趕！也罷，待我傷他一個，也出出氣。」

就拍馬向前，拈了弓箭，看準迎頭的一個參將，「當」的一箭，正中面門，「撲通」跌下馬來。正是：一箭到穿金甲透，三分氣已化清風。

那參將見傷了一個，吃了一驚，敗下去了。津梁不捨，把鞭梢一指，大小番兵一齊趕上，可憐一千南軍，傷了一半。這津梁追了五□多里，方才收兵，回關獻功。從此以後，越發厚待鍾佩了。這且不言。

單言那參將敗到北糧關，查點軍士，折了三百多名。到帥府見了胡申，細言前事。胡申大怒，欲起大兵出征，又怕番兵凶勇，不敢輕動，遂傳令各處關前添兵把守，晝夜小心，不可亂動，候旨回來同他打仗。正是：從今南北生嫌隙，惹了干戈鬧不清。當下胡申吩咐各路守定關口，預備番兵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那告急的文書，並胡申的密信到了京中，先到太平侯府中接遞。那刁發看了文書與告急的本章，看完吃了一驚，當夜寫成表章，候人朝見駕。次日五鼓，刁發早朝見駕，山呼已畢，呈上本章。皇上看畢龍心大怒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奸臣，長城不曾修完也罷，為何反入番邦，情殊可恨！」遂降旨一道，命錦衣衛速到松江海防營王都統那裡，會合常州府，將鍾佩的家產抄入公府，把他一門老少俱拿入京中勘問，違旨者斬。聖旨已下，誰敢不遵？那個錦衣衛領了聖旨，帶了兵丁，背了黃綾，飛馬出京，奔往松江去了。正是：一聲霹靂驚天下，頃刻風波遍海濱。

話說那錦衣衛一路趕來，非止一日，那日到了松江海防營轅門，上來傳下聖旨。事有湊巧，那日轅門值日聽事的官兒卻是陳玉。原來陳玉自得山玉、章江二人的盤費，即投到松江王都統那裡，做了一個聽事官兒，王都統念他父親的交情，□分厚待他。當日陳玉聽知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：「恩兄此番性命休矣！我不救他，更待何時？只是分不得身，如們是好？」想了一想，計上心來，遂向錦衣衛道：「大人請在迎賓館少待片時，待小人稟過都統接旨便了。」那錦衣衛即入迎賓館去了。這陳玉出來，吩咐伙伴道：「若大人點我，就說到營中催錢糧去了。」說罷，飛身上馬奔出城，來到江邊，叫只快船，卻好遇著順風，扯滿了篷，連日連夜的奔至常州武進縣鍾佩府中把信去了。正是：天叫忠良逃脫命，連江滿助一篷風。

不言陳玉如飛而去，再說錦衣衛坐在館中，呆呆等了半日，也不見動靜，性急起來，且到轅門大喊道：「聖旨已到，還不快接旨麼？」這轅門上眾人聽得此言，忙忙通報都統。都統吃了一驚，不知何事，忙叫擺香案，開中門接旨。錦衣衛正立中堂，宣讀聖旨已畢，王都統方知是為鍾府之事。遂備晚膳，陪錦衣衛飲過酒，然後坐堂，點了一千兵，同拿鍾宅家眷。點過了名，點各官時，不見陳玉，同伙代他回了話，都統才另點別人同行。直忙到一更時分方才動身，到江邊叫了幾□號大船，放炮開船，往常州進發。

豈知那陳玉先行一日，又是順風快船，一日一夜，早到武進縣地界。上了岸，也不進城，他雖不曾到過鍾府，因向同山玉談心，知道地名、路徑，他想著山玉的話，一路問來，早到鍾府。卻好鍾夫人那日思念孩兒一去幾年無信，不知生死存亡，在那裡痛哭。忽見家人稟道：「外面有一人，口稱送家書來的，要面見太太。」夫人聽見「家信」二字，滿心歡喜，便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正是：一聞音信傳魚雁，強似天宮降珍寶。

那家人領陳玉來到後堂，見了夫人，倒身下拜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小姪叩見。」夫人見這般模樣，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請起。敢問尊姓大名？」那陳玉便說如何會見山玉，如何承他借盤費，投到松江，如何探得京信，特來相救。夫人聽了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大哭起來。陳玉道：「事在危急，走為上著，快些收拾奔杭州，找到鍾兄，再作計較。」夫人聽得此言，立在中庭，就如泥木一般。不想玉環小姐在後聽得明白，叫聲：「母親不要恍惚，我看此人之言毫無虛事，只好如此如此。」夫人無奈，只得依了小姐之計，得細軟打成包袱，帶了一個大腳丫頭，妝做小廝，小姐扮做相公，叫過家人，吩咐道：「今日我要往鎮江金山拜佛，與我叫船，我去五七日就回。」安排已定，只見那家人道：「船已現成。」夫人、小姐上轎，來到江邊上了船，吩咐開船，對船家道：「我如今先到杭州頑頑，多與你些船錢。」船戶道：「聽隨太太。」扯起篷來，往杭州去了。

當時都統同了錦衣衛來到常州，令地方官同行，帶了兵丁，登時將鍾府團團圍住，收了家資入官。那些兵丁將眾家人俱皆綁起，只不見了夫人、小姐。官員齊吃一驚道：「欽犯在逃，如何繳旨？」無奈收拾以後出了門，點了捕快，來到金山拿人。誰知天佑忠良，夫人動身那日，鎮江江內狂風，壞了無數的船隻，淹死多人，總漂入江了。那快手的船戶見淌了一個屍首，正與鍾夫人面貌、衣服差不多，家人見了，大哭道：「不好了，夫人淹死了！」眾捕快看他們哭以情真，道：「敢是已死，我們到金山卻也無益，不如帶著這屍首。」眾捕快打稟貼回都統，都統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叫鍾宅眾家人都來看認，眾家人說道：「夫人死了！」哭在一處。錦衣衛見這般光景也認為真，王都統只得同常州府合做了本章，開了單子，送了錦農衛一千兩銀子下程：「凡事求大人方便」。錦衣衛大喜，收了本章，回京復旨。到了京中見駕，天子見了本章，便道：「伊妻既死，屍首現在何處？」錦衣衛奏：「深恐有誤，是王都統封了棺，候旨定奪。」天子聽了，半信半疑，遂降旨：將鍾宅家屬發配三千里，屍首存驗。」不提。

再言鍾夫人、小姐、大腳丫頭坐在船上，好不悲傷，想起：「丈夫在長城吃苦，弄得家破人亡，料想今生難會了！」那一日行到一個去處，名叫毛家灘，離西湖還有八□餘里。因風阻泊了船。到了三更時候，夫人正睡矇矓，忽聽得船頭一聲響，上來兩個大漢。夫人驚醒，在月光之中看見有人，大叫：「有賊！快快起來！」小姐和丫鬟唬得戰戰兢兢，起身一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